

父親乃一名警察，教育達中五程度，性格剛直，從不貪污及欺壓市民，曾因此被其他族裔的上司欺負，最終不愉快收場。他曾對母親說：「若不是要盡養兒育女的責任，我已一早轉行」。退休仍是高級警員，即從未升級。

父乃嚴父，幼時頑皮，與父親關係不好。青年時代信主，由耶穌基督介入，曾向父親悔改認錯，父子關係獲得改善，卻談不上親密。但我受父親影響，大學畢業後一直投身社福界，服務市民，直到退休。

好像朱自清的背影，有一天突然發覺父親老了，聖靈催促我要領父親歸主，我也切切為他祈禱。父親歸主三步曲，首先他應我邀請參加文千歲粵曲佈道會，然後答允出席教會父親節午宴，最後經過教會傳道人探訪談福音，父親決志信主，感謝神！

現時內心平安，雖然父親於 91 歲離開世界，息去世上勞苦，但已得享耶穌基督賜予的新生命，得享屬天的福樂，而母親亦因父親歸信基督，改變了對福音的態度，於兩年前受洗，歸入基督名下！

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
(約翰福音 3:16)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〈由照顧者到被照顧者〉

張蔚忠弟兄

自小至大，我的原生家庭四口同住於同一屋簷下。直至哥哥與我分別結婚後，各自搬離，父母便開始空巢兩口子的生活。其間我亦盡量抽空回家與他們共進晚餐。後來，父親在一次檢查中被診斷出患有輕微認知障礙，但由於未有影響日常生活，故毋須特別處理。

直至 2016 年年初，母親突然離世。我與妻子商議後，便接父親回家同住。俗語所謂「相見好，同住難」，加上父親因認知障礙而性情轉變，未必顧及他人感受，彼此間磨擦逐漸增加。同年年底，幼子出生，地方有點緊張，故父親搬往哥哥家中居住。然而，隨着父親的認知障礙情況日益嚴重，與哥哥之間的磨擦亦愈加頻繁，關係日漸惡化。經商討後，我們決定安排父親入住專門照顧認知障礙患者的護老院，讓他得到更適合的護理。

值得感恩的是，父親所居住的護老院與我和哥哥的住所同區，方便我們探望。如今，父親已開始不太能認出我和哥哥，需要與他交談一段時間才會認得。然而，我感恩他身體仍算健康，並衷心感謝教會傳道及執事，在父親尚有認知時，多次向他分享福音，最終在神恩領下，父親決志受洗，感謝神。雖然父親現在不太認得我，但我確知他和我同是神的兒女，永不分離，何等有福！

※ ※ ※ ※ ※

〈為父心聲〉

殷子俊委任執事

我想，從古到今，一個負責任的爸爸，都主要做一件事：「為家庭提供最好的」。在我父親的那一代，這件事比較單純，似乎可以為家庭提供足夠（或豐足的）物質支持，就已經算是一個稱職的父親。可以提供情感支持，似乎已經是一種 bonus（額外花紅）。

我這一代的父親，情況已經有所不同。「情感支持」、「陪伴」等，已經是現代父親的關鍵詞。「提供物質」的部分，已經不是最重要的，因為現代女性都很能幹，男性不一定是賺得更多錢的那個。

首先，我作為一個父親，花了不少時間陪伴子女。而我個人的情況，就更因為太太需要在假期上班，更令我成為女兒的主要陪伴者。我會送女兒上校巴、檢查女兒的功課、陪伴他練琴和參與校外的興趣班。

第二，傳統觀念中，爸爸可能比較嚴肅，不太表達關心；但現代父母的配搭不一定是「嚴父慈母」，也可以是「慈父嚴母」，視乎父母本身的性格及子女的性別。面對兒子，可能會維持「嚴父慈母」，但面對女兒，則可能是「慈父嚴母」。而作為父親，我會開口對孩子表達愛和關心。我可能沒有甚麼威嚴，但會是女兒首選的傾訴對象。

第三，現代父親更講求與母親合作，在兒女面前更多的表現為一個好丈夫。家庭不再只是由媽媽負責照顧孩子、爸爸負責工作賺錢。我會分擔家務（因為沒有家庭傭工），和伴侶一起商談孩子的學業。這種合作不但減輕母親的壓力，也讓孩子學會尊重、分工和承擔責任，而且可以給予孩子一份正面快樂的家庭感覺。

最後，作為一個現代父親，雖然要在子女上用的時間及心血都不少，子女需要父親的陪伴，但父親也渴望子女的陪伴。我個人來說，其實每一天都擔心，女兒整天關上房門，關心問候會覺得自己煩的一天來臨之際，自己有多失落，所以也更珍惜女兒目前在情感上高度倚賴父親的每一天。